

沙玉蓉◎著



HONGYU YAO

那金红在瓦的眼皮子外蹦跶，也就几眨眼的工夫，就不见了。像是给一只黑狗吞掉了，吞了个净尽。再出来就不是金红，是大红，变了块大红洋布，有两个巴掌那么大吧，把瓦连胳膊带腿儿给裹了起来。裹得那个严实，再塞进屋后墙那个破洞里。

是娘亲手套的。娘的脸都给红布照红了，娘的手腰乎乎的，微喘着气。娘是把他头朝上靠洞里的，那么的最舒坦。再后娘就上了大床，拉过一条印花布的棉被，轻轻蒙住了自己。闻着满被窝淡淡的甜酸气，入梦光的甜酸味。娘偷笑了。



红英谣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红芋谣

沙玉蓉◎ 著

HONG YU YAO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一串脚印(代序)

沙玉蓉

2007年夏天一个寻常的日子,晚饭后,我与老公去体育中心散步,听他聊起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本地的“渠沟大屠杀”。渠沟是一个古老的小镇,我曾在那里上过两年中学,对那桩惨案有所耳闻,但并不了解其中惨烈血腥的细节。我很震惊,因其“近在眼前”又多了一层切肤之痛。第二天我去史志办查到相关记录,两千字的样子,笔触简洁质朴,却有力再现了那段可怕的史实。透过文字我仿佛看到一条条正在惨遭荼毒的鲜活生命,继而联想到他们曾经有过怎样的生存状态,他们艰辛的劳作,平凡的快乐,他们亲情的温馨,爱情的甜蜜,他们遭受侵略者残暴欺凌时,那些无处诉说的锥心痛苦和无奈挣扎……

我决心为他们写点东西。我参考手头几本介绍濉溪县城(与渠沟相邻,抗战时期曾有日本军队驻扎)历史文化的小册子,先后采访了五六位经历过渠沟大屠杀的当地老人。七十年前的生活场景在我心里慢慢复活,老人们的回忆和讲述一点点启发、丰富着我的思索和想象,一个残酷而又凄美的故事终于呼之欲出。第二年夏天我动笔写作了中篇小说《井口那片天》,小说不久在《西南军事文学》以头题位置发表,同时被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《小说选刊》选载,一年后又获安徽文学奖二等奖(得票排名第一)。因这篇小说的成功,我有幸参加了安徽省首届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学习,并成为安徽省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。

签约后我有机会参加了安徽文学院组织的一系列活动,结识了一批热爱文学事业、辛勤耕耘在创作一线的作家、文友和文学编辑,得到了文学院老师们的悉心指导,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学到不少知识和技艺,开阔了视野,也看到了自己创作上存在的问题,为今后的写作进步打下基础。签约期间,我在省级纯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七部,积累了一定的写作经验。回顾这些年的创作历程,我发现自己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作品的发表和获奖,还有个人人文素养的提升,精神生活的充实丰富。读读写写不知不觉中,贫乏浮躁的心性开始趋向深邃恬淡,处世为人更加宽容豁达。这,才是文学赋予我的无价之宝。

记得潘小平老师(安徽文学院院长、著名作家)说过,如今出书不算很难,但想得到主流文坛的承认,必须在专业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,“期刊是作家的展示舞台,是中国文坛的窗口,获得期刊的承认,即是获得文坛的承认”(见2013年4月19日《合肥晚报》刊载的《主流文坛准入证》一文)。本书收录的六部中篇小说都是近几年创作的,全部在省级以上纯文学期刊上发表过。除了前面说过的《井口那片天》,我还想重点介绍一下《红芋谣》。《红芋谣》是我偏爱的作品,这部小说虚构的成分较少(这个当然不是我偏爱的原因,虚构对于小说是天经地义的),写了我童年经历过的一段往事——重要的是,我在这篇小说中的表达是比较到位的,基本体现了我的创作初衷,读者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。表达到位是小说创作的难点之一,这篇小说的成功主要得益于我写了自己熟悉的生活,并且满怀真诚和同情去理解和表现笔下的人物。如果说作家分为天才型和非天才型的,那么我肯定属于后一类,必须根植于现实的土壤才能获得创作的冲动和灵感。“塑造有性格内涵且独具艺术特色的人物形象,娓娓诉说草根百姓乍看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奋斗历程。作品中流淌着人道主义情愫与质朴厚重的平民心态、价值观、美学品味”(见2013年4月12日《安徽日报》刊载的《小说皖军:春光明媚好时节》一文),这是一位评论家对我小说创作特色的概括,当然是溢美之词,我把它看作今后小说创作的努力方向。

本书是我创作道路上留下的几个小脚印,无论它们是优美齐整还是歪歪扭扭,深刻还是浅显,都是我心血的结晶,真情的流露。我希望这串脚印传达给读者的是正能量,是有益的启示,是美和善的引导。我将继续怀着对文学女神的虔诚和敬畏,脚踏实地,努力创作出贴近生活贴近人心的文字,孜孜不倦地探索社会生活与人性深处的种种奥秘,努力构筑一个有阳光也有冷雨,有疼痛残缺也有救赎和希望的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。我将勉力前行,为了我钟爱的文学,为了爱护、鼓励、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们。

2013年7月于安徽省淮北市

目 录

Contents

一串脚印(代序) / 001

井口那片天 / 001

红芋谣 / 042

成熟季 / 080

生命简史 / 112

若水 / 143

1974年那桩案子 / 181

附录:

“井”之重和“天”之轻

——从篇名中的两个意象看《井口那片天》的内蕴特征 / 213

凝重苍凉的淮北乡土人生写照

——评沙玉蓉小说《红芋谣》 / 222



井口那片天

一

有人小心地推门。吱吱扭扭的声音像一根钢针，一点一点把晦暗混沌的意识挑破了。枝子清醒过来，吃力地抬起似有千斤重量的头，看见了自己。那是一个模糊的影像，披头散发，非人非鬼，因为镜面斑驳磨损，脸部是扭曲的。枝子闭上眼，一动不动。

“老二媳妇，你帮我平窖子去吧。都去收麦了。”一个苍老艰涩的声音，是老根。

没有回答。老根的两只脚进退两难地在门槛内外戳着，心里开始慌张。“你要是，不想动，那我自己去吧……”这句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。好在枝子有了动静，她扶着妆台站了起来。

“你拿个袋子，帮我挑挑，我眼不行了。”老根说完就赶紧走了，生怕再有意外似的。

枝子摇摇晃晃走出来时，老根已站在当院，回头见枝子一手扶门框，一手搭住双眼，阳光下她的脸色更见苍白浮肿。他低下头，说，“你洗把脸，我在后门等你。”

大约半袋烟的工夫，坐在后门外一块石头上发呆的老根，听见动静一抬头，顿时吃了一惊。面前的枝子换了个人似的，不光洗了脸，梳了头，还换了



衣裳，穿了件丝光蓝洋布大襟褂子，右肘里挽只竹篮，像是准备回娘家的新媳妇。老根糙黑的脸膛变了色。他站起身，呆呆地望着光鲜刮净的枝子，一时忘记自己该做什么了。

枝子走到他身边，哑声说了句，走吧，就径自往前去了。

老根急忙抓起旁边一把铁锨，跟了过去。

二

民国二十七年农历四月。一连几日万里无云，太阳像只大火球，热辣辣炙烤着大地。空气里蒸腾起成熟小麦的香味儿，一股股直往人鼻孔、胸腔里钻，撩得人心直痒痒。几天前，驻扎在柳孜城的日本兵在惠山和政府军打了一仗，之后就跑到曲河街来放火，烧了几家民房店铺，打死不少骡马猪羊，祸害一通又往北开拔了。街上的人早闻风逃散，青壮年几乎跑了个精光，都躲在外面。只有几个胆大的跑回来，偷偷去地里收麦子。

聚丰粮行老板汤老大汤文卓是傍黑时分回来的。这些天粮行里老老少少都躲出去了，只有老二文忠媳妇死活不走。二掌柜汤老根很为难，只好请示文卓。文卓皱成两道深沟的眉心跳动了一下，不耐烦地说不走拉倒，她还有脸出门！

跟着文卓回来的老根各处扫一眼就奔了后院。老二家的房门紧闭，他叫不应声，轻轻一推门开了。昏暗的房间里，老二媳妇斜靠在床头被褥上，两眼木呆呆地看着他。他放了心。从灶房的情形看，她几乎没动火。真不想活了！老根嘟囔着走出去。一到前院，正碰上邹保长进门，他是在街上和文卓遇见约好的。

文卓一边把保长往堂屋里让，一边给老根使眼色。老根明白，他是怕后院的那一个跑出来撞上。怎么会呢，那半死不活的劲儿。但老根还是守在了过道里。一顿饭的时辰保长就走了。老根发现，连日来一脸愁容的文卓表情轻松了许多。

第二天，依着文卓的意思，老根叫老二媳妇找出几块粗布头，做了一面尺



半见方的日本太阳旗,用丈把长一根竹竿挑上,与文卓上了街。在街上他们会合了保长、联保几个曲河的头面人物,敲着锣,摇着旗,沿街吆喝起来。

“乡亲们,快让家人回来收麦吧,没事了!”

“皇军不杀人!”

“皇军是争地盘,争老百姓的,不杀人!”

“……”

就这么一直喊到村外的田埂、地头。文卓的白色小纺长衫和保长的黑色油绸短褂在风里抖个不住,阳光下十分显眼。

老根一边喊一边在心里打鼓,他拿不准自己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。眼前是大片黄熟的麦浪,穗头饱满欲坠,似乎一碰就会炸开,真是喜人啊。又是一个丰收年!老根激动起来,仿佛看见粮行的箔篮里正跳动着一片金黄,一斗斗的麦子如晶莹圆润的珍珠,源源流入谷仓里……他心里安定了,不再打鼓,喊得更起劲了。

陆续有人从躲藏处跑出来,磨了雪亮锋快的镰刀,一头扎进自家的麦地里,唰唰唰就割起来。所到之处沉甸甸的麦穗们齐齐躺下,再用麦秸捆成捆,扎扎实地墩在了麦茬地里,也扎扎实地墩在了主人的心里。

第二天更多的人走进麦地。更多的人家飘起袅袅炊烟。曲河街渐渐从多日的死寂里缓过些生气来,空气里战战兢兢地浮荡着一丝富足安泰的意味。那是麦收时节特有的。粮行灶房里掌锅的四婶儿,两个行腿汤大宝、张栓柱,还有几个地里的长工也陆续回来了。汤家的几百亩麦子终于赶在掉粒前开镰了。

这天晚饭后,文卓把老根叫进前院堂屋,说有事相商。老根一进屋,文卓就关严了门。八仙桌上已沏好了两碗茶,文卓看着老根呷了两口,才开口说,“根叔,我想去小刘庄把他们娘几个接回来。”

老根想了想,一脸谨慎地回答,“可早了点?等等吧。”

文卓说,“我看没事。邹保长、杨联保他们都拍胸脯打了包票。日本人都驻扎柳孜城小半年了,与地方商贾乡绅们一直相安无事。人生地疏的,没人帮衬他能驻得长久?”



老根点点头，“说得也是啊。可看他们那天又烧又抢的也怪吓人。依我看就稍等两天，反正又不指他娘几个干活。你定吧。”

文卓脸上露出一丝不悦，但不打算再坚持。就说，“那就等两天。还有个事得劳烦你。”老根赶紧做认真倾听状。文卓起身给老根的茶碗里添了些热水，远兜远转地说，“那个，根叔，你肯定知道，咱曲河老辈子不光叫曲河是吧。”

老根一下子猜不透这个晚辈大东家的意图，就如实回答，“知道，不还叫牌坊街吗。好像是光绪帝那会儿给咱街立了个牌坊。说是邹姓一个媳妇，十六岁嫁过来，十八天就守了寡，守了一辈子……”

“就是。远近都知道，咱一街都光彩呢！”文卓赞许地插话，“我老爷活着的时候常说，汤邹两大姓，汤家什么都不输，就这牌坊的事低人一头！”

老根没说话，但已从文卓的话音里听出了点什么，他的心莫名地紧缩了一下。文卓似乎看透了老根的心思，决定单刀直入。“老二家的事要传出去，咱可就不是低人一头了，唾沫星子就把咱粮行淹了！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老根觉得自己该说句话了，于是说，“那，咋办？”

文卓叹口气，压低了声音，语气却加重了，“还能咋办！你看她那样子，也活不了多久了。趁这兵荒马乱的，还不如成全了她，也成全了咱粮行！”

一股凉气从后脊梁漫上来，老根的头皮直发麻，两只混浊的小眼睛里充满了恐惧和慌乱。文卓感知了老根的反应，但不为所动，胸有成竹地继续说，“你再想想吧，利落点。这事只有交给我你放心。明儿个一早我就上柳孜城办事，年轻的全部下地抢收，四婶儿下半天也去拾麦。”

老根张了张嘴，但什么都没说。他太了解这个本家侄儿了，意志如铁，认准的事撞上南墙也不回头。他知道自己已被锁定，挣脱不掉的。这事与小刘庄接人不一样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这是命令。老根是个能掂出轻重的人，所以老二媳妇的事他才一直装糊涂，避免掺和。没想到还是给牢牢地粘上了。

汤老根一宿没睡。第二天一早文卓就骑马去了柳孜城。和平时一样，临行他交代了所有人要做的活计，最后看了一眼神情有些呆滞的老根说，“根叔你下半天要得闲，把东边的窖子平了吧，那地方可能有点渗水，剩下的红芋差



不多全坏了。”

老根心里咯噔一下。

他昨晚也想到了红芋窖。

三

这是一条僻静小路，从粮行后门通往村口东北角那片闲置的坡地。还有一条道，从前门顺街走，得绕远。老根是尽量避免碰上人。

因为少有行人，路面坑坑洼洼，断断续续，不太好走。枝子觉得自己不是走，是飘。好些天没出门了，白晃晃的天光刺得她眼晕，身上没有半两力气。一双裹脚像是踩在棉花上，总踏不到实处，跌跌撞撞的。也就几百米的路程，在她却那么遥远，仿佛要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其实枝子是个利索女子，从小就不喜欢拖拖拉拉，黏黏糊糊。这点与她最要好的三姐相反。三姐是她们家五姐妹中最好看的，但生性懦弱，遇事只知道躲起来偷偷哭，小她一岁的枝子有时反要照顾她。有一天，正蹲沟里打猪草，三姐突然哭起来。枝子吓了一跳，问半天才弄明白三姐是为自己的亲事发愁。枝子只知道这阵家里在给三姐找婆家，具体情况却不清楚。忙问，“你不称意？为啥？”

三姐摇摇头，泪又流出来，说，路远。

枝子笑了，“有多远？”

三姐想了想，说，一天抬不到——她是指花轿。枝子觉得这样的担心有点可笑，不值得同情。她使劲儿铲下一棵肥大的婆婆丁，往筐里一扔，玩笑地说，“你嫌远我去，行不行？”

不料当晚枝子就被叫到堂屋里，父亲黑着脸问，“你真愿意代三姐出嫁？”枝子愣住了，看了看旁边可怜巴巴的三姐，一狠心点了点头。

第二年开春，枝子出嫁了，代替三姐嫁到了曲河镇汤家。一句戏言，让她成了聚丰粮行的二奶奶。能嫁到这样一个大户人家，是枝子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小时候家里给姐妹几个裹脚，枝子疼得受不了，就偷偷解裹脚布，解不开



就拿剪刀冲，挨打也不怕，一连冲烂了好几块棉布，奶奶心疼布，只好不再给她裹。枝子的脚成了半成品，枝子也因此被叫作“丑丫头”，都说她一辈子找不到婆家。所以枝子对这门亲事很满意。

枝子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出嫁了。花轿到底抬了多久她也不清楚，只感觉自己像天上的大雁，扇扇呼呼地飞翔着。她的思绪也在飞翔，准确地说是旋转，围绕着一个名字——聚丰粮行二公子汤文忠，不停歇地转着。“汤文忠”，多好的名字，它的主人一定有着同样的文雅、俊朗、醇厚、朴实。这不仅与枝子少女怀春时的向往相吻合，还大大超出了，多了些富贵的底色。枝子被自己偶然得来的福分陶醉了。

枝子爹娘一辈子生了六个孩子。先是一气生了五个女儿，这让父亲原本就长的脸又拉长了半尺。他骂母亲没用，尽生些赔钱货。母亲小时得过脑病有些迟钝，就很少搭理他。没有了对手，父亲只好拿几个女儿撒气，骂这个打那个，弄得家里鸡犬不宁。那时二姐和五妹还活着，家里穷得清汤寡水。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，干活也越来越狠。有一天父亲去翻地，天黑透了还没回来吃饭，奶奶就打发大姐去地里找。大姐走时顺手拉上了哭闹的枝子。回来时大姐走得快，很快隐没在黑暗里。疲累的父亲牵着枝子慢慢走着。突然，父亲站住了，借着微弱的星光双手拎起五岁的枝子，往旁边井里一丢。

那是一口枯井。枝子做梦一样呼的一下就到了井底，摔在一堆乱石泥块里。她吓蒙了，刚开始不知道哭，四处张望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才哇地哭出来。不知哭了多久，迷迷糊糊睡着了。醒来天已蒙蒙亮，她发现身边没有带她睡觉的姐姐，没有家，只有怪物似的高高的石壁，石壁尽头有一片圆形的天空，白白亮亮的，一会儿像过年吃的白面馍，一会儿像可怕的妖怪脸……她又惊又怕，又渴又饿，身上蹭破的伤口疼痛难忍，于是又大哭起来……

最后枝子被一位路过的邻居发现送回家。她一头一脸的烂泥和着血水，哭哑了嗓子。父亲和奶奶互相看了一眼，不惊不乍，连一句客气话都没对邻居说。大人冷淡的反应凉水一样浇灭了枝子一点就着，并准备熊熊燃烧的满腹委屈。她慢慢止住了哽咽，接过大姐递来的一块窝头，坐在一边大口吃起来。



枝子很快就忘了这件事,就像忘掉一个梦。奇怪的是,自那以后,她一生病就会做掉井的梦,在梦里她拼命挣扎着往井口爬,却从来没有成功过。长大后听那多嘴的邻居说起这事,她想去问奶奶,但终于没问。因为她突然有点怕,怕邻居说的都是事实。还不如就当是个梦。

一年后,二姐和五妹染上恶疾相继病逝。不久母亲又生了六弟,但生产的第二天她就因产后风送了命。四个年幼的孩子没了亲娘,家里自然是一片凄凉。但因为弟弟的存在,父亲和奶奶倒活得精神抖擞,劲头十足起来。父亲的脾气好了许多。那几年风调雨顺,日子也一点点有了起色,奶奶说,这都是小六子带来的运气,男孩就是主贵。

主贵的弟弟不满六岁就上了学堂,成了家里第一个读书识字的。弟弟上学那天,枝子正蹲在豆子地里干活,她眼馋地看着弟弟屁股后头跳来跳去的大书包,想起自己有一年闹着上学,奶奶被她闹烦了,伸手朝她头上打了一掌,说,“谁让你是个丫头!”打得她眼冒金星。现在她明白了,弟弟就像这地里的豆棵,是要浇水、松土,精心侍弄的,自己却是菟丝儿,纯属多余。虽然长在一块地里,却注定了不同的命运。

没办法,老天就是这么造就的。

但这捡来的婚姻让枝子看到了希望,她这根菟丝或许从此就成了豆棵?

往后就好了。枝子这么想着,陷入了无限遐想……

四

为了照顾枝子,一路走走停停,磨磨蹭蹭,幸亏没有遇上什么人。终于踏上坡地那一刻,老根的心又开始慌乱起来。

这是一片无人耕种的闲置荒地,生着些杂草和矮小的零星灌木。每年都被村头的住家清理出一些空地,用来垛麦草、挖红芋窖子。到了这个时节,红芋窖大多已掏空填平了——为防止来年的新红芋染上霉烂,窖子是不能连年使用的。粮行生活好些,红芋吃得慢,又一年到头忙不闲,总是想不起及时差人来平。春天几场透雨已使窖子岌岌可危,秫秸沤得发黑,窖子里陷进了不



少泥土，窖梁也歪了，像是被人踹过。

枝子走到跟前的时候，老根赶紧弯腰撩开窖口。窖壁上的几个脚窝已被重新挖深，撒上了干土，但枝子还是犹豫着不知如何下脚。老根说我先下吧。说着先把铁锨顺下去，跟着人也跳下去。站在一人多高的窖底抬头看，衬着青白天光的枝子是那么的年轻鲜亮。她还不到三十岁！老根再次陷入苦恼的旋涡，文卓交给自己的这桩差事，实在千难万难啊！

话说回来，如果不是千难万难，文卓也不会交给他。老根年轻时就跟着汤老东家打长工，几十年熬到二掌柜的位置上，不容易。汤家一直对他高看一眼，对他的家人照顾有加，就是冲着他忠心不贰，办事稳妥。但凡东家交办的事情，甭管大小难易，他都会一板一眼，绝不走样地办好。文卓是太了解他了！

枝子终于借助老根伸过来的锨把下了窖。一股浓烈的气味袭来，枝子忍不住捂着胸口干呕了几下。定了定神，她就跪在了一堆烂红芋前，那儿已铺上一层干爽的陈麦瓢。她蹲不了——明显已笨重的身子让她没有了以往的灵便。这一细节让老根不由自主地生出厌恶的情绪，这情绪给了他虚弱的内心以支持，犹豫和不安一下子淡化了许多。

枝子从竹篮里拿出一只布口袋，开始低头翻捡那堆烂红芋。这一幕完全与老根的预想一致。上半天他已偷空来过，每一个环节都仔细设想过。他看得出，脸色苍白的枝子一直有点犯迷糊，眼皮都懒得抬一下，根本不会注意他的举动。他一边提醒自己千万要稳住神，一边蹲下来煞有介事地帮着翻捡，同时悄悄伸手扯过口袋……

就在这时，一声清脆的枪响尖锐地划破午后的宁静。老根和枝子同时吃了一惊，停下手中的动作。这些天不时有零星的枪声从惠山、瓦子口方向传来，慢慢地都习惯了。但这次不同，距离近了许多，好像就在曲河地界。老根愣了几秒钟，说声“我出去看看”，就扔下口袋，慢慢爬向窖口。他先屏息听了听，再一点点探出头，然后爬出了窖子。他躬着身子警觉地四处打量了一下，借助着麦秸垛、草垛、灌木丛这些障碍物，慢慢朝前挪动。终于，他远远看见一队日本兵正穿街而过。



老根在柳孜街近距离看见过日本人,他们的长相与中国人没大差别,比中国人显得矮些,胖些,说话叽里呱啦像南方的蛮子。他们喜欢戴铁皮帽子,穿过膝的大皮靴,长枪上的刺刀亮得晃眼。他们看人时目光显得傲慢,还有一种隔山隔水的冷漠,能看得人心里发颤。当时老根走在文卓身后,一颗心抖得像文卓身上的纺绸长衫。

老根倚在一只草垛边,默默祷告起来,老天保佑,叫这些“矮人国来的”快走吧,可别再烧房子抢东西了!听汤家老三文祥说,惠山那一仗打得凶,日本人吃了大亏,死了一个叫松井的司令官。难怪那天他们跑街上来祸害。在文祥劝说下,文卓才同意他带家里一帮妇孺出去躲避,他自己却舍不得地里即将熟透的麦子,还有去柳孜城买门面宅院的事,那可是他们汤家几辈子的梦想,文卓哪能不上心操持呢?

老根天上地下乱想着,准备往红芋窖这边退。他突然站住了,再次屏息静听。他听见街上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,有点像集市上的嘈杂,却混着一些不正常的响动。老根正仔细分辨着,一只野兔惊慌地穿过他脚边的草丛,瞬间消失在远处的老坟地里。旁边一棵槐树上,几只小麻雀忽地四散逃开……

一种不祥的感觉渔网似的兜头罩住了老根。

他不知道,曲河镇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页翻开了。

五

枝子跪坐在红芋窖里,一阵阵恶心、晕眩,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。从老根叫她来平窖子那一刻,她就有了奇怪的预感,好像这次出门就再回不来了。于是刻意打扮了一下,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丝光蓝褂子。为掩饰隆起的肚子,她还顺手拿了只竹篮,像是准备回娘家——这辈子可能再回不了娘家了!

枝子心里有点发酸,但很快就平静了。刚才汤老根听见枪声,就丢下她跑了出去,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。对于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来说,还有什么可在乎的?只是死在这样一个随时可能坍塌,又脏又臭的红芋窖里,让她有些糟心。可也顾不上那么多了,就像当初嫁到汤家一样,她只能听天由命。



步出花轿踏进汤家大门那一刻，枝子的心并没有随着她的绣花鞋落在实地上，而是继续飞翔在大户人家娶亲特有的热闹红火里。人喧马嘶、鼓乐齐鸣的氛围里，她被陌生的人们簇拥着、搀扶着，走过一个个繁杂的仪式。被送进洞房时，她已筋疲力尽，像只倦鸟儿，终于落在栖息的枝头。洞房里的布置让枝子想起每年新买的年画，花花绿绿，新鲜温馨，一团和气，只是缺少些热闹。没人闹洞房，新郎也迟迟不出现。拜天地的时候，枝子对新郎的印象还不错，虽然感觉他太老实了点，要被人推着、催着、数落着才能进行下去，但透过薄薄的红盖头，她已目测出，他是个身材魁伟的男人。这让她心里有了几分踏实。

新房的门突然被推开一条缝。枝子慌忙蒙好盖头，坐正身子，低头等待着。心又开始怦怦跳起来。却没人进来。过一会儿门又关上了。渐渐地，枝子的意识越来越模糊，眼皮已经睁不开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枝子发现自己和衣躺在婚床上，红盖头滑落在地上。她使劲儿揉了揉眼睛，昨天的一幕幕场景才慢慢回到她的记忆里。

桌上一对粗大的喜烛已化成两摊烛泪。枝子的心终于从婚礼的云雾里走出，感觉是悬在半空的茫然。现在自己该怎么办？她听到了回答——胃部一阵痉挛，肚子咕咕叫起来。她才想起自己昨天几乎没吃东西，乱哄哄里似乎有人问过她，可她那时又兴奋又羞怯，肠胃和神经一样饱胀，哪里有一点吃东西的欲望？

她起身去开门，双扇的木门竟然被锁上了。她惊慌地使劲摇了几下，很快有人过来了。是一个矮胖的圆脸妇女，她麻利地开了锁，没等枝子说话，她就脆生生地开了腔，“二侄媳妇你醒了？我锁的门，怕几个捣蛋鬼瞎闹腾！”

枝子张张嘴，还没说话，那妇女又说，“文忠昨几个喝多了，吐得厉害，怕你招呼不了，就没叫他过来。”

枝子舔了舔发干的嘴唇，迫不及待地打断她，说，“我饿了！”

妇女意外地愣了一下，明白了——眼前这个女孩不难对付。她立刻笑眯了眼说，“哦，我去给你端饭！”走几步又回头说，“我是灶房掌锅的，叫我四婶儿就行了！”



枝子隐隐觉得,这个四婶儿流动的眼波里,好像潜藏着一种东西,一种拿到阳光里就会化掉的东西。

见到丈夫汤文忠已是吃晌午饭的时候了。男人们吃饭在前院东厢房里,女人、孩子们则在后院灶房隔壁另开一席。屋子中央一张柳木方桌,婆婆端坐正中,左右各坐着两个年轻女人,是老大文卓媳妇和老三文祥媳妇,上半天她都已见过。枝子在四婶儿引导下走进来,一进门还是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。这压力来自三个女人的目光,其实她们只抬眼淡淡扫了她一下,就收回了目光。但这比挑剔的审视更叫人难堪。枝子陡然紧张起来,站在门边有点不知所措。这时四婶儿递给她一只木凳,把她拉到下首坐下。

后来她才知道,婆婆耳背,而且汤家有“食不言夜不语”的家规,所以饭桌上除了孩子,都习惯了尽量少说话。枝子在忐忑不安中吃了半只杂合面贴饼,一碗小米稀饭,就放下了碗。这时她听见背后有动静,像是醉酒的人磕磕绊绊闯进了门。她不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,见一个男人松松垮垮倚门站着。枝子忙低下头。身后那人口齿不清地在说着什么,夹杂着“新媳妇”这个词。接着枝子的后衣襟被扯住了,她只好再次转过头。眼前是一张大扁脸,一双细小如豆的眼睛,厚厚的嘴唇,唇角挂下一线口水……枝子一惊,忙站起来,甩掉男人的手。男人还想往前凑,婆婆突然厉声呵斥,“文忠,又喝酒了吗?吃饱回你屋去!”这时四婶儿闻声赶来,把那男人拉走了。

枝子惊呆了。他是文忠?自己憧憬无数次的、聚丰粮行二少爷、她的丈夫、这辈子的依靠汤文忠?

枝子疑虑重重回到新房。两位妯娌带着孩子过来闲话,枝子也只能勉强应付。直到掌灯时分,真相坐实了,那个男人被四婶儿赶进新房。他瞪着一双玻璃球一样混浊的小眼睛,四处乱找。看见呆坐在梳妆台前的枝子,怯怯往前凑了凑,终于不敢接近。最后他嘴里嘟囔着“睡觉睡觉”,就踢里踏拉走到床前,呼的一下趴在了被子上。立刻鼾声如雷响起,一线口水洇湿了丝质被面,把一块鲜艳的大红变成了暗紫……

枝子心里有一个地方塌陷了。两行清泪滚过面庞,一滴滴砸在青砖地面上,又无声地消失在尘土里……